

〔元〕顧瑛輯 楊鐮 葉愛欣 整理

玉山名勝集

上冊

中華書局

〔元〕顧瑛輯 楊鐮 葉愛欣 整理

玉山名勝集

上冊

中華書局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玉山名勝集/(元)顧瑛輯;楊鐮,葉愛欣整理.-北京:
中華書局,2008.11
ISBN 978-7-101-06278-6

I.玉… II.①顧…②楊…③葉… III.古典詩歌-
作品集-中國-元代 IV.I222.747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08)第 125512 號

責任編輯:俞國林

玉山名勝集

(全二冊)

[元]顧瑛輯

楊鐮 葉愛欣 整理

*

中華書局出版發行

(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)
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
E-mail:zhbc@zhbc.com.cn

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印刷

*

850×1168 毫米 1/32·23 1/4 印張·6 插頁·450 千字

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數:1-2000 冊 定價:55.00 元

ISBN 978-7-101-06278-6

謹以此書慶祝元代吳中著名園林玉山佳處重建落成

本書出版得到崑山陽澄湖名人文化村玉山勝境有限公司資助

元封武略將軍飛騎尉顧公德輝

仁慈榮利 神仙之徒 玉山佳處 有鄰不孤



顧瑛像，據顧沅輯《吳郡名賢圖像傳》

開國列帝
虛只覺
不亦
意式

斷橋無復板
計初月半枝

余與仲侯高士遊湖宴詩以美之
杜詩曰天光四時宜月重遊
梅因高士而開仲侯書在湖
古風詩云故人多在湖
與仲侯贊



倪瓚《斷橋卧柳圖》，上海藝趣山房藏

顧瑛與玉山雅集

楊 鐔

一

顧瑛（一三一〇—一三六九），又名顧德輝、顧阿瑛，字仲瑛，別號金粟道人。崑山人。元崑山屬江浙行省平江路（今地在江蘇崑山巴城鎮）。

自南宋中期，顧氏四世聚居在崑山朱塘里。顧瑛曾祖父顧宗愷是宋武翼郎，祖父顧聞傳以衛輝懷孟路總管仕元，父親顧伯壽，別號玉山處士，終生未仕，隱逸以終。

顧瑛出身豪富之家，年僅十六歲，就佐其父處理家務，以輕財好事、精明能幹、廣接名流著稱（一）。本人不屑仕進。自三十歲擯棄舊習，折節讀書，禮賢下士，並購買古書名畫及古器物，以品題鑒賞爲能事。至正中，曾舉茂才，署會稽教諭，又辟行省屬官，都不赴職。以顧瑛爲東道主的文人會集始於至正初。年逾四十，顧瑛將田業全交給子婿輩，在界溪舊宅之西，築園林名玉山佳處。

（即玉山草堂）。從至正八年到十年，先後落成二十六個景點（二），廣招文人墨客，擇地、擇時飲酒賦詩，顧瑛還特意爲于立等常客，設置了專用的客房（「行窩」）。新建園林玉山草堂落成，上述活動以玉山雅集（草堂雅集）著稱。至正十二年，江南群雄並起，陷入戰亂。戰亂之前與戰亂之中，玉山雅集始終是崑山與吳中的文化品牌、詩人認同的處所、詩壇存在的標識。顧瑛因之成爲江南文壇影響廣泛、知名度頗高的文壇東道主。至正十二年以後，玉山雅集時斷時續，但仍然堅持舉行。至正十六年，經歷了草堂爲起事者佔據、母親死於避難地吳興商溪的劫難，顧瑛曾「祝髮廬墓」，以「金粟道人」爲別號。形勢緩解，至正十七年又恢復了玉山雅集（三）。與顧瑛的玉山佳處大致同一時期，又同在吳中的倪瓚雲林隱居、徐達佐耕漁軒，也是文人活動中心，但無論規模還是影響，都不能與其相比。至正中中期，其子顧元臣任元水軍寧海所正千戶，主持向大都海運，以功升水軍都府副都萬戶。次子顧元禮率鄉民守本土，授正千戶。吳中爲張士誠佔據期間，顧瑛與玉山草堂受到張氏集團的屏護。因時局反復與戰火波及，在至正二十七年朱元璋攻滅張士誠之前，因家園被火，顧瑛挈家避居嘉興合溪。其間幾次返回崑山，聯絡故舊，憑吊玉山草堂遺址。而玉山雅集在戰亂中至少堅持了十年之久。這在江浙以至全國，都屬僅見。人明，以顧元臣曾爲元朝故官，顧瑛全家被遷徙到臨濠。洪武二年（一三六九）三月十四日，顧瑛去世於臨濠編管地，十二月，安葬在綽墩墓地。

從後至元、至正之際開始（從擯棄舊習，折節讀書開始），長達三十年間，顧瑛幾乎與同時期在

吳中活動的文人都有交往，曾與他唱和的，多達百人以上。其中有本地文人，有流寓、游學、仕宦、路經吳中的南北人士，也有蒙古人、色目人。出入玉山草堂者，除了釋、道，還有也里可溫（家世有基督教背景）與答失蠻（家世有伊斯蘭教背景）。詩文家、書畫家、散曲家、詞人，賓至如歸。顧瑛自己的詩結爲《玉山璞稿》二十卷。他還編集了《玉山名勝集》、《玉山名勝外集》、《玉山倡和》，以及《草堂雅集》。上述別集、總集，傳本卷帙不一，內容也有出入，但《玉山璞稿》是顧瑛詩別集，《玉山名勝集》、《玉山名勝外集》、《玉山倡和》是以玉山雅集爲主題的總集，《草堂雅集》則是顧瑛友朋同仁的作品集。以玉山雅集爲主題的總集，此外還有袁華編輯的《玉山紀游》、未署編者的《玉山遺什》。除《玉山璞稿》僅存二卷，其他均流傳至今。上述各集收錄的與玉山雅集有關的詩篇（還有文與少量的詞、賦），主要作於至正年間，總數多達五千首以上。

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，顧瑛一生只做了一件事：那就是主持玉山雅集，成爲玉山雅集的東道主、首席詩人。

一一

顧瑛在界溪舊宅之西，擇地始建新的宅邸，應始於至正八年。基本落成則在至正十年。最初，這個新的、專門爲文人雅集修建的大型園林，名叫「小桃源」。至正八年，楊維禎爲顧瑛作《小桃源

記》(四)其中具體說：

隱君顧仲瑛氏，其世家在谷水之上，既與其仲爲東西第，又稍爲園池西第之西，仍治屋廬其中。名其前之軒曰「問潮」，中之室曰「芝雲」，東曰「可詩齋」，西曰「讀書舍」，又後之館曰「文會亭」，曰「書畫舫」，合而稱之，則曰「小桃源」也。

這是顧瑛新宅最初的藍圖。落成之後，定名玉山佳處(即玉山草堂)。

崑山，早期地方文獻稱爲「玉峰」。南宋淳祐、咸淳年間，曾修《玉峰志》與《玉峰續志》。元人楊謏重修的《崑山郡志》(五)在卷一說：「崑山州以山得名，因建制變更，其山今隸華亭。東晉陸機、陸雲都生在其地，「時人以玉出昆岡而名」。「玉山」之名由此而來。「玉山佳處」，就是人傑地靈的「崑山佳處」。顧瑛父親、隱君顧伯壽，別號就叫玉山處士。

玉山佳處(玉山草堂)的景點有：釣月軒，芝雲堂，可詩齋，讀書舍，種玉亭，小蓬萊，碧梧翠竹堂，湖光山色樓，浣花館，柳塘春，漁莊，金粟影，書畫舫，聽雪齋，絳雪亭，春草池，綠波亭(二名一處)，雪巢，君子亭，澹香亭，秋華亭，春暉樓，白雲海，來龜軒，拜石壇，寒翠所(二名一處)。共二十六處。除玉山佳處(玉山草堂)最初曾名爲「小桃源」外，個別景點的名字，也有變動，比如寒翠所，原來叫「寒竹所」，書畫舫，原名「書畫船」。

玉山佳處(玉山草堂)是顧瑛因地制宜籌建的園林，《草堂雅集》與《玉山名勝集》等，則是顧瑛與玉山雅集上百位參與者共同構建的文學殿堂。玉山佳處逐步焚毀在元明易代的戰亂之中，目前

片瓦無存。正是玉山雅集，使顧瑛之名留在元詩史、元代文化史與江蘇地方文獻的顯著位置上。

《草堂雅集》（全名《玉山草堂雅集》，通常簡稱《草堂雅集》），是存詩數量最多的元人編選的元詩總集。《草堂雅集》的最初編刊，應該早於《玉山名勝集》等，因為其中編入的有在至正八年已經去世的人，比如柯九思（至正三年去世）^{（六）}。有些去世在至正八年以後的人，比如李孝光、胡助，據其行跡，也幾乎沒有在玉山佳處落成之後，成為嘉賓的可能。但《草堂雅集》在玉山雅集期間，曾一再修訂重刻，所涵蓋的內容，則遠不止於至正八年。今存《草堂雅集》版本複雜，主要分十八卷本（有二卷後卷）、十四卷本兩個類別。十八卷本，以民國年間陶湘校刊本較完善（十六卷，卷一、卷二均有後卷），此外有景元刊本（十三卷，另有五卷後卷），鮑廷博校補本（十三卷，另有四卷後卷）。陶湘刻本，共收入八十位詩人的三三六九首詩。十四卷本，以《四庫全書》本較常見。《四庫全書總目》評《草堂雅集》，說顧瑛是「仿段成式《漢上題襟集》例，編唱和之作爲此集」。《草堂雅集》實際是顧瑛編錄的友朋投贈之作。

《玉山名勝集》版本也比較複雜，有明朱存理校補二卷本、明萬曆刻四卷本^{（七）}、清鈔二十六卷本、《四庫全書》八卷本等。除《四庫全書》本將《玉山名勝外集》的許多詩編入《玉山名勝集》（卷四）外，其他版本儘管次序、分卷不同，但內容差別不大。《玉山名勝外集》，有些版本分作二卷，一般編爲一卷（包括「紀餞送」與「紀寄贈」兩部分）。袁華輯《玉山紀游》一卷，明萬曆刻本是較早的版本。《玉山倡和》與《玉山遺什》一般均合編在一起，常著錄作二卷。目見可見三種版本，都是清

鈔本，來源一致，出自明朱存理錄存本。

以上諸集，版本紛繁，而且可以說都有一定程度的缺失錯亂之處，前人所謂「善本」與「俗本」，是相對而言。因為實際除了《玉山倡和》與《玉山遺什》，其他四種，都有來源問題，也就是說，顧瑛始終是隨編隨刻，每種書都流傳有不止一個刊本或鈔本。總集有「後卷」，是僅見於《草堂雅集》的特例。景元刊本的十八卷中，竟有五卷後卷，卷二編排了兩個後卷，即「卷二後一」、「卷二後二」。出現「後卷」，其實正是當時曾反復增刪、隨得隨編、隨鈔隨刻的例證。換句話說，今天能見到的這六種玉山雅集總集，都不是定本，而是過渡本。這種情況，是元人編書的通例。《澹游集》、《金玉編》、《金蘭集》等總集，不同版本出現的不只是文字的差別，而是內容異同，正是它的體現。不僅是總集，《錄鬼簿》的不同版本在內容上存在的差異，幾乎成了一門學問，所謂「藍格鈔本」、「孟稱舜刻本」、「曹寅刻本」等等，也是源於鍾嗣成歷次成稿時留下的不同的替代本所致。《玉山倡和》與《玉山遺什》與上述總集不同，目前所見的三種版本（A），都是同一個來源。三個本子也存在一些異文或此有彼無的文字，那是因為它們顯然鈔自共同的底本，底本文字潦草隨意，鈔錄時，三個鈔書者分別根據自己的理解，辨認確定了難識別的字句（遺漏或添加則屬特殊個別情況），才出現了現存三種鈔本的異文。《玉山倡和》與《玉山遺什》始編較晚，《玉山遺什》「附錄」以後的文字，編錄於顧瑛去世之後。它們的祖本，都是編者自己保留的底本，沒有過渡性的謄清本或刊刻本。

據傳世的顧瑛手跡《口占二絕》，至正中期，顧瑛是以自製越箋紙刊印的《草堂雅集》，家刻本

《草堂雅集》每逢新版問世，就「洛陽紙貴」。《口占二絕》詩序云：「承書傳雪坡參政爲危右丞索《玉山雅集》並所需越箋，倦於作書，口占二絕以答來意云。」雪坡參政，即張士誠的部屬謝節^{〔九〕}，危右丞，即元人危素。危素在至正二十五年之後，出任嶺北行省左丞。「右丞」當屬誤書。危素是江西人，不應擔任右丞之職。這兩首七言絕句，當作於至正二十六年間。那時玉山草堂已毀於戰火，顧瑛在鄰郡嘉興避難。據《徐邦達集》（五冊三八八頁）著錄^{〔一〇〕}，這兩首詩寫道：

玉山雅集老鏤梓，紙價滿城一日高。六丁下取上天去，尚傳詩句到東曹。

三載移家在秀州，斷無人以越箋投。知君自有公輪斧，手運能修五鳳樓。

仆蒙賢守憐流寓甚切，故三歸草堂。前日蒙良貴季子下訪，適在櫺李，甚缺一見。而吾姻家書舟欲來，又值雨阻。信艱時之難見如此。臨楮懸懸，其情可知。幸親照。七月廿有三日，姻末顧阿瑛詩帖上文仲先生姻家。叔明必長見，幸引忱。

這是關於顧瑛與玉山雅集相當珍貴的文獻。在張士誠即將敗亡、元朝即將退出中原的兵荒馬亂之際，《玉山雅集》仍然受到遠離江南的人（比如危素）的關注。

據殷奎明洪武二年十二月撰墓誌銘，顧瑛「所爲詩，有《玉山璞稿》二十卷。幽情遐致，一寄於斯」。但二十卷本的《玉山璞稿》，從未見傳本。乾隆三十七年（1772）三月，鮑廷博從吳中故家得見《玉山璞稿》二卷，卷帙占全書十分之一，是顧瑛寫於至正十四年、十五年兩年之詩。據此可知《玉山璞稿》原本是編年體，基本是每年編一卷。清人阮元在嘉慶年間於江南訪求《四庫全書》未

收善本古籍，得到二卷本《玉山璞稿》，將其編入《宛委別藏》叢書，並進呈清廷。《四庫未收書目提要》中，阮元寫了《玉山璞稿》提要。提要誤以爲《玉山璞稿》二卷收入了至正十二年至十五年四年間的詩（二）。

此外，後人編輯的顧瑛詩集有：

《玉山草堂集》二卷、《集外詩》一卷。毛晉輯刊，編入汲古閣刊刻《元人十種詩》。

《玉山璞稿》一卷，即《四庫全書》中的顧瑛詩集。來自「兩淮馬裕家藏本」，與二卷本《玉山璞稿》（《宛委別藏》叢書本），僅書名相同，內容完全不同，仍是依據《玉山名勝集》等輯錄而成，存詩數量最少。

《玉山逸稿》四卷、續補、附錄各一卷。清人鮑廷博輯刊，有《讀畫齋叢書》本，曾選入《叢書集成初編》，流傳較廣泛。《玉山逸稿》的鮑廷博稿本，題爲《金粟道人逸詩》。

上述三種顧瑛別集，除了詩，都包括有少量的文、詞等。而且都是據《玉山名勝集》等總集輯佚成書。

三

關於顧瑛的生平家世，除了有詩文爲證，基本依據則是顧瑛於至正十八年自撰的《金粟道人顧

君墓誌銘》與明洪武二年十二月殷奎撰《故武略將軍錢塘縣男顧君墓誌銘》(二)。顧瑛與宋无，是罕見的、在生前爲自己銘墓誌的元代詩人。

顧瑛在戰亂中經歷了喪母之痛，一度出家，並爲自己生平定調，自撰墓誌銘中關於家世，頗簡略。特別是「仕皇元」、「爲衛輝懷孟路總管」的祖父顧聞傳，地位頗高，但除此之外別無記述，元人楊誨《崑山郡志》對當地華族顧氏也未著一字。連「衛輝懷孟路總管」是否是贈封，也沒有明言。據楊維禎至正四年七月寫的《崑山郡志序》，他是因袁華而得見《崑山郡志》書稿的，袁華與顧瑛關係密切。在《崑山郡志》六卷中，卻見不到界溪顧氏的任何記載。《元史》也沒有提到顧聞傳其人。但值得注意的是，在《元史》卷十一《世祖本紀》，有這樣一條紀事：至元十七年六月七日，「唆都部下顧總管聚黨於海道劫奪商貨，范文虎招降之，復議置於法」。這則紀事沒有相關的上下文，同時也頗蹊蹺。唆都是蒙古札剌兒氏，在中統、至元間屢立戰功，建福建行省，遣使召諭南海諸國。至元十八年任占城行省右丞，次年，統兵侵佔占城（今地在越南中部）。范文虎是南宋降將，至元十七年任日本行省右丞，次年率水軍由慶元（浙江寧波）出海，遠攻日本。兩支即將遠航的元水軍艦隊，自己人「招降」自己人。這一則簡單的紀事，還涉及到關於顧瑛家族另外一個謎，那就是：顧瑛在兩年間，就建成了如此規模的大型園林玉山佳處，並維持玉山雅集（包括前期）長達二三十年，如此巨大的財力（純粹是淨投入），他哪里來的。僅一次次編刊印制篇幅頗大的《草堂雅集》與《玉山名勝集》等詩文集，就所費不貲，絕非常人，即便閱閱人家所能承受（三）。

如果顧瑛有巨大的祖傳田產，在至正十二年之前這勉強說得過去。至正十二年之後，天下鼎沸，戰亂頻仍，民不聊生，依靠田租，實際成了畫餅充饑。通過今存的詩文，完全看不到在雅集之外顧瑛還有分身理財的時間與興趣。清人董潮《東皋雜鈔》曾說：「元末顧阿瑛處干戈戎馬之會，擅園池亭榭之勝，日與高人俊流置酒賦詩觴詠倡和，幾忘滄海橫流。」在與明清之際的毛晉作了比較之後，又說：「此一君者，皆擅陶朱之術。一時行事，俱堪千古。不然遭逢世變，安不知象齒之焚身邪？」^{〔四〕}可是，原始文獻也從未提供顧瑛曾施展「陶朱之術」的例證。如果《元史》提到的「唆都部下顧總管」，就是「衛輝懷孟路總管」顧聞傳，那麼疑問可以釋懷：顧聞傳是元水軍兩個主力，東征日本還是南下占城的無法調和的戰略分歧的犧牲品，所以顧瑛有難言之隱。同時，「聚黨於海道劫奪商貨」的罪名，是顧瑛幾乎揮霍不盡的家貲來源的注釋。以功升水軍都府副都萬戶的顧瑛長子顧元臣，繼承的正是這個實力，崑山顧氏為元至正年間維繫元廷運作的命脈——從兩浙向大都海運大量糧食物資，出了大力氣。實際上崑山世族顧氏，是宋元之際較早面向南洋的、新型的航海世家。正因為如此，張士誠集團才一直看重、儘量保全顧瑛家族，朱元璋才一定要將顧瑛合家自崑山遷徙到中都臨濠。